



林白 我的寫作

比「女性主義」更寬廣

浸會大學國際作家工作坊，今年請來了內地著名作家林白。林白出生於廣西，著有長篇小說《一個人的戰爭》、《說吧，房間》、《萬物花開》、《婦女閒聊錄》、《北去來辭》等。其中《婦女閒聊錄》獲華語文學傳媒大獎年度小說家獎，《北去來辭》獲老舍文學獎長篇小說獎、人民文學長篇小說雙年獎。

林白早年曾下鄉插隊兩年，當過民辦教師，之後還從事過多種職業。看起來人生經歷豐富的她卻少有在作品中用現實的筆觸描繪往日的歲月。她笑說那是因為自己總和外界有某種隔閡，在現實生活中是個「糊塗的人」。但這個糊塗人面對自己的內心世界時卻從不含糊，在小說中大膽剖白女性的精神與情慾，被稱為是中國女性主義書寫的代表人物之一。

面對這個讚譽，林白卻說，創作不需要加上框框。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璋 圖：受訪者提供

林白19歲時就開始寫詩，最喜歡的詩人是惠特曼。直到1987年在《人民文學》發表短篇作品後，她的寫作軌跡才似乎悄然轉向，跨入了小說的國度。說起這個轉變，林白直率又幽默，「因為寫詩的時候，永遠是被退稿的，太多了。」她笑道。她還記得第一次投稿到北京的某本大雜誌，最後雖然收到了退稿信，但卻是編輯的親筆書，讓她頗受鼓舞。

「詩和小說在表達上很不一樣。詩可以很跳躍，有很多意象，可以很斷裂，一句就是一個場景；小說肯定不能這樣。」林白說，她的思維始終還是寫詩的思維，對情緒、氛圍、感覺有着書寫的热情，卻對敘事性的描繪不大感興趣。這便不難理解，為何她對影響中國作家們良深的俄國文學的現實主義傳統有些隔膜，對備受推崇的拉美魔幻現實主義也感覺一般，卻獨對普魯斯特情有獨鍾。「《追憶似水年華》特別對我的路子，完全可以把人的記憶、對細節的感覺這樣來書寫，可以不是傳統地去塑造人物或者建構戲劇化的東西——要達到高潮，矛盾怎樣發展……完全不是這個路子了。」

這種喜愛或多或少地影響了她的寫作，她不大側重線性的故事發展，反而刻畫回憶，關注人物內心時間的流動，在虛構的時空中捕捉細節……作品語言所建構出來的通幽小徑，像是指向脫離於外世界獨立運轉的小宇宙。上世紀90年代初，林白發表的成名作《一個人的戰爭》，就被公認為中國「個人化寫作」的發端之作之一。現在回頭看，林白笑說：「作品可以說是情感細膩，但我這個人很不細膩！在生活中又不認路，又不關注細節，根本不是一個小說家底子的人。小說家要觀察細緻，對人性有一種洞察，對人的心理狀態有把握，對外在的世界有判斷。我卻是很沒有現實感的人，很糊塗。」但也許正因為這種對外在世界的隔膜或「糊塗」，使得她的書寫不是外放的，反而反過來指向內心的完整世界，成為一種獨特的風格。

女性主義的框框

《一個人的戰爭》首發於1994年第2期《花城》雜誌上，小說由「我」的視角出發，敘述如同記憶碎片的拼湊。女孩經歷了身體與慾望的覺醒，漂泊四方，經歷愛情與挫折。不僅展現了女孩的成長，亦挖掘她私密的內在空間，以沉溺的筆觸大膽剖白。這部自傳色彩濃郁的作品讓林白嶄露頭角，卻也在風氣相對保守的90年代初讓她備受非議。在多年後的一個講座中，林白曾提到，當時作品的發表招來許多謾罵，甚至被扣上黃色小說的帽子。直到1995年世界婦女大會在北京召開，女性主義理論大量湧入，小說才漸漸被接受，甚至變成了中國女性主義文學的代表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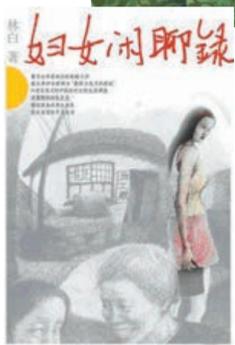
「當時大家都說我大膽，我想也算是大膽，但寫的時候並沒有這樣想。故作驚人之筆？沒有這個想法。」林白說，「首先，女性主義我是沒有理論準備的，但是我對女性主義是尊重的，它站在為弱者代言的立場上，是值得欽佩的。但我寫作的時候，沒有考慮過（女性主義）。外界對我這樣的歸類，從一個作家的角度來看，必定是把我的寫作畫了界限，讓我的東西窄化了，我肯定覺得我不光是女性主義這一點內容，我覺得我其實是更廣闊的。」

讓人物直接說話

林白說，一直以來，她都追求內容與形式的廣闊感。比如她的另一本書《婦女閒聊錄》，就直接讓人物說話，用閒聊的方式展現217個片段，將農村細碎、具體的生活細節展現於讀者面前。林白這樣評價《婦女閒聊錄》：「它是我所有作品中最樸素、最具現實感、最口語、與人世的痛癢最有關聯，並且也最有趣味的一部作品，它有着另一種文學倫理和另一種



林白 作者提供



小說觀。……它使我溫暖。」

《婦女閒聊錄》的產生不僅源於作者有意識地改變寫作的路徑，同時亦是機緣使然。當時，林白參加了一個項目，要獨自沿著黃河去採訪。「我這個人很怕外界，很怕和生人交談。在這個項目中每個人要單獨行動，我必須自己去面對。於是硬硬著頭皮去走了一遭。見了一些人，比如農村婦女，就聊家裡有多少人呀，土豆多少錢一斤呀，收入多少啊……就是拉家常。結果，我開始能夠和人交談了，跨過了這個障礙。在那之後，我家裡有了一個湖北農村的親戚，恰好是一個特別能說的，真是天生的文學人物，很生動、鮮活。這個時候剛好我也和她交談了，要是之前怕是不行。她講的事情沒有整體故事的，就是家長裡短、雞毛蒜皮。村裡這個偷漢子了，那個很髒，怎麼打麻將，以前怎麼當民兵受訓，怎麼打籃球，看的第一部電影是什麼，等等等等。於是日常生活的質地就這樣被構造出來了。閒聊就變成了一個特殊的文本。」

這些口語的重複的雜沓的文字，真實、粗糙、鮮活。這些閒聊如同一座橋樑，把作家從自己的封閉內心中揪出來，撲面迎上人間的煙火氣。林白說，有些階段寫作是一個出口，但大多數時候它是生命很重要的部分，是生活方式，這便也就無所謂出不出口了。這生命的一部分也反過來形塑了她。

唯有春風最相惜 ——讀格非近作《望春風》有感

書評
文：李夢

中國當代的作家，特別是像格非那一代生於1950至1960年代的作家，大多對於「返鄉」這個主題情有獨鍾。這或多或少與他們的人生經歷有關：出生在尚未城市化的中國，長大後去初興的城市讀書、工作並生活，見證都市的擴張以及都市生活的迷濛陸離，亦見證舊日鄉野生活的日漸凋敝。因此，他們不厭其煩地在文學創作中回憶童年與少年，嚮往樹影婆娑的鄉間情境，既感懷於鄉土文明的失落，也是作者本人在抵達中年之後，對於逝去青春自然而然生出的懷戀與不捨。

「江南三部曲」最後一部《春盡江南》面世已有五年，格非又一描摹故鄉景象的《望春風》今年七月由譯林出版社推出。有人稱這部二十三萬字的長篇小說是一場「奧德賽式的返鄉之旅」，我卻並不贊同。荷馬史詩《奧德賽》講述希臘神話英雄奧德修斯於特洛伊一戰後，經海路返鄉，卻意外激怒海神，被迫水上漂流十年，終於回到故鄉，擊退敵人，與妻兒團聚。可以說，奧德賽的回鄉旅程充滿了奮進、高昂以及勝利的意味，而格非在《望春風》中為主人公「我」（趙伯渝）鋪排的離鄉再返鄉的旅程，則充滿了無奈甚至寥落的情緒。

全書共分四章，每章又分若干小節，大多以書中人物命名。小說篇幅並不長，卻以群像式筆法寫出江南偏遠村落男女老少數十人物的喜憂愛恨，彼此關聯，互為參照。有些寥寥數筆，有些卻頗費筆墨，一筆一笑十足生動。這看似是一村或一城的往事，也在某種程度上映照出一國之變遷。在我看來，這數十小節在內容上約略可分為兩部分：前半部分熱鬧，人來人

往；後半部分寥落，人去人散。作者在前半部分留下的伏筆與暗示，在後半部分一一拆解，這不禁讓人想到《紅樓夢》。前八十回積攢的滿園熱鬧與繁華，在後四十回消逝凋零。而曹雪芹在百多年前用過的這個巨大而意味深長的反諷，被格非借用在書中，像極一場難以言說的唱戲。

群像式寫法是亮點，卻也成為小說敘述的牽絆。《望春風》體量與篇幅均不龐大，這注定了書中相當一部分人物性情難以得到淋漓呈現。讀罷此書後，除去主角和若干配角（例如潑辣風騷的妓女王曼卿，受辱後服毒自盡於蕉雨山房的琴師趙孟舒，以及改革開放後驟富起來的鄉鎮企業家趙禮平等），我們似再難找到鮮活飽滿、予讀者深刻印象的角色。人物如走馬燈般來了又去，有些並未起到推進劇情或豐富情節的作用，略顯遺憾。

格非曾在一次訪問中，提及自己此前的寫作有時顯得做作，而今次《望春風》中，他想採用更為平實自然的語言。格非所謂的「做作」並非矯情，而是他用詞與造句一向有濃郁的學院氣質，不想也不願做出更為「接地氣」的嘗試。而在新作中，我們不難發現文中詞句都更顯平實，不再沿用早期作品中神秘甚至凌厲的筆法，轉以厚實平靜的語調，若鄉野說書人一樣，娓娓道來一段發生在遠方的傳奇。全書看下來，我們找不到情緒上過度的起伏跌宕，即便在敘述生死離別時，作者用筆也是冷靜且抽離的。可以說，作者與書中的「我」在身份上有相當的重疊：二人都是旁觀者，「我」身處城中，遊走在不同人家的曲折故事之間，而作者本人更抽離些，在另外的時空中，望着



《望春風》

作者：格非
出版：譯林出版社

一城人往來出入。若說格非在《望春風》中還有什麼頗見新意之舉，則不得不提到本書結局。《望春風》將「江南三部曲」中的絕望意味消解大半，為讀者也為自己留下一個開敞的、蘊藏生機與希望的尾聲。如果說《春盡江南》寫的是人事皆「盡」的哀傷，那麼《望春風》則著眼於一個「望」字，誠如作者所言，包含他「彌合創傷」的種種努力。經歷種種苦難磨折後，書中的「我」與春琴終於相依相伴，在宛若世外桃源的便通庵，過上勤耕雨讀的樸素日子。兜兜轉轉，回到原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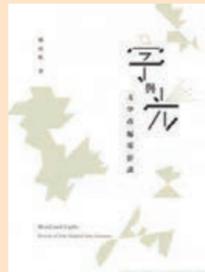
「我朝東邊望了望。我朝南邊望了望。我朝西邊望了望。我朝北邊望了望。只有春風在那裡吹着。」全書最末這寥寥數句，坦然且開闊，亦呈現出東方哲思中最難以言說的輪迴與更迭命題。優雅的格非仍在，只是更溫和了，雖然我們並不知道在如今的時代，作家們愈見溫和的書寫，究竟是不是一件值得慶幸的事情。

書介

圖文：草草

字與光：文學改編電影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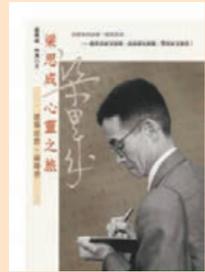
作者：鄭政恆
出版：三聯書店(香港)



改編不只是增多刪減或是借用或是忠於原著的轉換手段，情況似乎更加複雜，尤其連結到風格、影像、鏡頭、場面調度、人物塑造、音樂運用、場景設定等範疇。青年作家鄭政恆，從四十套東西文學所改編的電影入手，研探電影與文學的互轉關係與技巧。

梁思成心靈之旅——建築思想·兩地書

作者：梁思成、林洙
出版：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



本書圖文並茂，收入梁思成親自拍攝、手繪、撰寫的古建築調查報告，學術性與文學性兼備，是了解中國古代建築史珍貴的第一手資料。書中首次公開發表約一百餘幅原稿珍貴歷史照片，亦收錄梁思成晚年與林洙的通信。這批珍貴資料，對後人了解和研究梁晚年思想具有不可估量的價值。你將看到這樣一個梁思成——他堅忍而又困惑，高尚卻有缺點，豐厚而又純真。

無印良品為什麼在全世界大受歡迎？

作者：松井忠三
譯者：張智淵
出版：遠見天下文化



無印良品的海外分店 MUJI，目前營業額已經達到1,000億日圓，進駐25個國家與地區，開設超過300家分店。但在此之前，也曾有過不為人知、持續失敗長達11年的歷史。持續失敗的經驗累積，最終成為難以取代的寶貴資產。前良品計畫會長松井忠三回顧過去的海外經驗，從經營策略、展店技巧、商品開發、人才培育等各種角度切入，總結在海外成功的7個方法，以及成為全球化人才的8項條件，完整公開無印良品成功進軍世界的全球化佈局戰略。

海洋帝國

作者：羅傑·克勞利
譯者：陸大鵬
出版：馬可孛羅



許多人可能不知道，地中海有着另一個美麗的名字——白海。一五二一至一五八〇年間，鄂圖曼帝國的蘇丹們為實現成為「兩海之王」——黑海和白海——的理想，數次派遣遠征軍征討地中海上的羅得島、馬爾他島與勒班陀海峽；而在地中海的另一端，基督教世界也在教宗的感召與哈布斯堡王朝的號令下，將與「最殘忍的土耳其人」——決生死。這會是一場爭奪地中海世界霸權誰屬的宿命對決，也是決定基督教世界生死存亡的關鍵戰役。在本書中，作者羅傑·克勞利繪聲繪色地描摹了基督教和伊斯蘭教世界間，長達數十年的殘酷鬥爭，戰場東起伊斯坦堡，西至直布羅陀海峽，有着數十篇關於帝王、將相、海盜、十字軍、穆斯林、教士的傳奇故事。此外，本書除描述東西兩大帝國間軍事上的武力衝突、外交上的爾虞我詐外，也點出不同文化、不同宗教間的歧異與隔閡。而直到今天，東西文化之間的齟齬，仍尚未平息。

《海外從商記》 頑童的生意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添浚）近日，康本健守博士寫成《海外從商記》（中文版），並於香港中文大學國際學術園舉行了一場新書發佈會，中大校長沈祖堯亦有蒞臨主禮。



康本健守在新書發佈會上致辭。

到訪過香港中文大學的人，應該都會對位於火車站不遠處的康本國際學術園有深刻印象。這個學術園便是日籍企業家康本健守所捐贈。可是，這一個社會眼中的「標準」企業家與慈善家，卻寫了一本並不「標準」的《海外從商記》。他說：「我在四十多歲以前只去過國外兩次，而且兩次都是去旅遊。中學時期甚至還跟英語老師發生矛盾，非常討厭英語，因此，我不是甚麼國際派，而是一個地地道道的國產貨。來香港工作時，我也只能聽懂兩三成。我英語不好，還是不要說太多了，否則你們就不會看我的書了！」

書中既有和生意相關的內容，例如他親歷了香港九七前的地產低落期，默默預測著未卜的前途。他在日本銀行因為貸款性質變更而不得不到位於霞霞的大藏省，眼見銀行職員為了這樣瑣碎的事情點頭哈腰。也有他在海外工作一直以來的生活觀察與理解，以及對日本社會時弊的痛下針砭和東亞文化圈人民心理的體會和尊重。事無巨細，令人讀來津津有味。這是一本有趣的生意經。

徵稿啟事

本版「書評」欄目開放投稿，字數以1,300~1,500為宜，請勿一稿多投。如獲刊登，將致薄酬。投稿信箱：feature@wenweipo.com 或 bookwpp@gmail.com